

T H E
D E E P
B L U E
G O O D
B Y E

深 藍 告 別

John D. MacDonald

THE GOOD BYE

The Deep Blue Good Bye

深蓝告别



John D. MacDonald

[美] 约翰·麦克唐纳 / 著

传魁 / 译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The Deep Blue Good Bye
John D. MacDonald

特约监制：苏静
产品经理：胡坤
特约策划：陈正青 胡坤
特约编辑：陈正青 胡坤
装帧设计：typo_d

营销推广：李霖帅 杨慧 韩曦

文治
© wenzhi books

文治图书是磨铁全资产持有出版品牌
wenzhi Books is a publishing brand funded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Ltd

官网：www.wenzhibooks.com
小站：<http://site.douban.com/wenzhi>
微博：<http://weibo.com/wenzhilushu>

试读已结束，如需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译者的话

1940年，一个刚毕业的哈佛工商管理硕士参军入伍，不久之后被派往中缅印战区，任职于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他在印度待过，形容那里的生活“极度单调”，他也到过中国，在云南执行任务，但没留下什么记录。

在敏感部门里，军方会严格审查所有寄出的家信。这样的制度促成了他的第一篇侦探小说——只为绕开满地的敏感词，让妻子开心一下。他的妻子很体贴，将这篇小说投到杂志，却没有告诉他。后来……他成了美国最有名的悬疑侦探小说家之一，时至今日，美国几乎所有的旅馆里都摆着一两本他的作品，供客人阅读。

他是约翰·麦克唐纳。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好妻子对作家至关重要。但这个故事里还有几处不可忽略的情节，其中之一是这个作家有多勤奋。

麦克唐纳在为斯蒂芬·金的《午夜轮班》（Night Shift）作序时写道，在各种派对上，总有人扯着笑脸，有模有样地对他说：“你知道吗，我也一直想写点东西。”他尽量礼貌回应，心里想的是：If you want to write, you write——如果你真想写，就会去写。没那么多废话。

退伍回到美国，麦克唐纳没有再顺从父亲的意志，断了从商之路，开始疯狂写作：一周写七天，每天写十四个小时，四个月写出八十万字，体重掉了二十磅。一年内，他的短篇小说遍布所有类型小说杂志，甚至有几本，整本杂志全是他的作品，署着各式各样的笔名。之后，他开始写长篇小说，最终创作出海边游侠“崔维斯·麦基系列”，在侦探小说史上留下了一个无法超越的形象。

“崔维斯·麦基系列”一共二十一部作品，最后一部完成于麦克唐纳离世前一年。这个系列中，每一本的名字里都带有一种颜色，书的封面用这种颜色做背景，摆在一起就像一串色谱。《深蓝告别》在色谱的最前端，暗示着深沉的忧伤。

劳伦斯·布洛克曾说：“麦克唐纳的感性永远是中部美国人的。”他笔下的许多人物来自那片保守、落后、单纯又诚挚的广袤之地，他们去大城市讨生活，遭受坑蒙拐骗，无路可走，只能依靠崔维斯·麦基——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无照侦探，一个“菩萨心肠，霹雳手段”的家伙。

《深蓝告别》虽然是一本类型小说，但其中的人物细腻微妙、情感丰沛，翻译起来颇有难度，欢迎各种批评指正 (thedeebluegoodbye@g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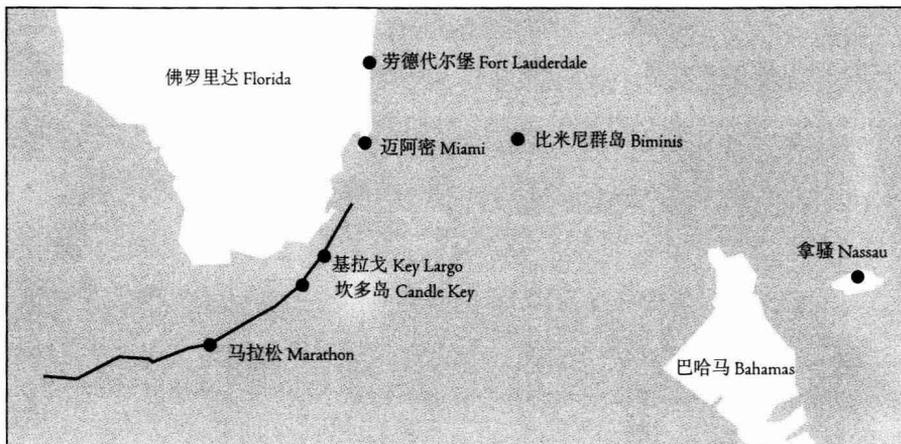
希望你们喜欢崔维斯·麦基。

传魁

2011.10.20 于北京

说明

1. 为保留原著的美式习惯, 本书对所有美式度量不做替换, 请读者参考脚注里的换算标准。
2. 书中地名的译法参照的是当下最常见的用法。
3. 原著中的章节名用意大利文, 麦克唐纳用这种方式自有其用意, 在此不做改动。“Uno”是“第一章”, 以此类推。



主要人物



崔维斯·麦基

苏苏

凯西·克尔

小艾伦

戴维·巴里

露易丝·阿金森

威廉·卡洛维

乔治·布瑞尔

帕蒂·德芙兰

Main Characters



Travis McGee

Chook

Cathy Kerr

Junior Allen

David Berry

Lois Atkinson

William Callowells

George Brell

Patty Devlan

**The worst crimes of man against woman
do not appear on the statues.**

Travis McGee



Uno

那晚，我本该待在宁静无事的家里。

所谓家，就是“缺角同花”¹，一艘五十二英尺长²的大型平底房船，停在劳德代尔堡巴伊亚玛³ F-18 号船位。

家是私密之处。放下所有不透光的窗帘、关上舱门、冷气的嗡嗡低语遮蔽外界的一切声音，邻船上的一举一动不再干扰你，就好像身处飞跃金星的火箭，或沉入冰川之下。

我把自己的房间称为休息室，因为它在船上，也因为休息是我的主要活动之一。

我慵懒地陷在角落的沙发里，研究着群岛图，试图打起精神，给“缺角同花”找个新船位停一阵子。她有一对大力士引擎，各五十八马力，每小时开六海里没问题。我不想挪她，我喜欢劳德

1 Busted Flush, 扑克牌术语。

2 一英尺约等于 0.3 米，一英寸约等于 0.02 米。

3 佛罗里达州东部沿海地名。

代尔堡。可我在这里停了太久，也该动一动了。

苏琪·麦克考正在编排傻乎乎的舞步。因为我这里既私密又有足够大的空间，她就在这里当排练房。她把挡道的家具挪开，从主卧室里搬来几面镜子，把她那吵人的节拍器调好。她穿着褪色的锈红紧身衣，上面有几处用黑线补过，头发扎得像条围巾。

她跳得很卖力，一遍遍尝试同一个段落，每次做些微调。一旦满意，她就跑到桌边，在记录板上标记下来。

现在的舞女和以前的矿工一样辛苦。她踏步、吐气、扭动美妙匀称的身体。尽管开着空调，她依然能耐酷热，休息室里弥漫着甜丝丝的汗味。她让人分心，也令人愉悦。休息室的灯光照耀着她圆滑的双腿与手臂上的汗滴。

“该死！”她对着笔记皱起眉头。

“怎么了？”

“没什么，我得搞清楚每个人的位置，不然他们会踢到对方的脸上。我有时候会搞混。”

她划掉一些记号。我继续研究康坦群岛东北浅滩退潮时的水位。她又卖力地跳了十分钟，标记下来，然后靠在桌边，大口喘气。

“崔维，亲爱的？”

“嗯？”

“上次你和我说……你的工作，你是开玩笑的吗？”

“我说了什么？”